

哈尼夫·库雷西小说《身体》的老年叙事与伦理建构

The Narrative of Ageing and Its Ethical Construction in Hanif Kureishi's Novella *The Body*

王 进 (Wang, Jin)

内容提要：哈尼夫·库雷西长期专注当代英国移民群体的婚姻关系、家庭生活与情感世界，被誉为新生代英国南亚裔作家的杰出代表。库雷西早期创作的小说作品《身体》，围绕男主人公亚当的老年叙事，以换身事件作为叙事焦点，聚焦叙述其本人的身体衰老焦虑与身份认同困惑。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来看，换身事件作为老年叙事的伦理结，认同悖论则是作为其伦理线，两者相互交织共同构成身体寓言的伦理结构和身份隐喻的伦理空间。这部小说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可以揭示出从身体书写到身份叙事的诸多伦理问题，从灵肉寓言的维度加深理解老年叙事作为成长主题的伦理建构。

关键词：哈尼夫·库雷西，《身体》，老年叙事，伦理建构，文学伦理学批评

作者简介：王进，文学博士，博士后，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欧美文学与西方文论研究。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米克·巴尔叙事诗学研究》(项目编号：14CWW002)，广东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培养计划项目(粤教师函(2014)145号)，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暨南启明星计划)项目(项目编号：15JNQM02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Title: The Narrative of Ageing and Its Ethical Construction in Hanif Kureishi's Novella *The Body*

Abstract: Hanif Kureishi is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representatives for the new generation of British South-Asian writers. He has consistently been writing about immigrant groups in contemporary Britain, with special interests in their marriage, family and sensibilities. *The Body*, Kureishi's early novella, centers on the protagonist Adam's narrative of ageing, presents his body transplantation as the center of interests, and focalizes his narration of physical ageing in body and psychological paradox in identity. Examined from an ethical literary points of view, the body transplantation in fact serves as the ethical knot of ageing narrative,

while the identity paradox as its ethical line, and they interweave with each other to constitute an ethical structure of body writing as well as the ethical space of identity metaphor. The literary ethical criticism of this novella presents ethical issues from body writing to identity narratives, and facilitates the understanding of eth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narratives of ageing as *bildung* and transformation in a metaphorical structure of body and soul.

Key Words: Hanif Kureishi; *The Body*; the narrative of ageing; ethical construction;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uthor: Wang Jin, PhD., is Associate Professor in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t the Faculty of Foreign Studie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510632). He is mainly engaged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s well as contemporary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Email: twangjin88@jnu.edu.cn).

哈尼夫·库雷西 (Hanif Kureishi, 1954-) 是近年来活跃在英国文坛上的巴基斯坦裔小说家, 尤为擅长叙述英国印巴移民的家庭生活和情感世界, 在 2008 年被英国《泰晤士报》评为“1945 年以来五十位最伟大的英国作家之一”。短篇小说《身体》是库雷西早期采用“寓言体”创作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实验作品。这部小说聚焦男主人公亚当的老年叙事, 从“衰老”、“换身”和“寻根”的三个阶段分别叙述其本人的身心状况、身份经验与伦理困惑。在文学题材上, 小说呈现的是一种“弗兰肯斯坦”式的灵肉寓言; 在思想主题上, 它则突出一种从身体解放到身份悖论的伦理叙事。围绕库雷西小说的身体书写与身份叙事, 相关研究从作家本人的中年危机、男性角色的建构、身体问题的二元结构, 以及离散主体认同危机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¹ 然而, 现阶段的评论成果主要集中在对灵肉寓言的主题解读与观念分析, 并没有充分关注到其作为成长小说老年叙事的文学伦理学内涵。因此, 本文围绕这部小说中的身体与身份问题, 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 聚焦分析作为成长主题的老年叙事, 深度阐释作为“伦理结”的换身事件和作为“伦理线”的认同悖论, 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其身体寓言的伦理结构, 探讨其身份隐喻的伦理建构。

一、作为成长悖论的衰老叙事

小说《身体》的叙述主线围绕男主人公亚当的换身经历, 首先聚焦呈现的是其本人对衰老问题的成长叙事。根据马库斯的界定, 成长叙事一般分为

1 相关文献主要参考 Jessica Mann. “Peter Pan’s Midlife Crisis”, *Telegraph*, 2002, October 20; Alexander Linklater. “Death of the ego”, *Guardian*, 2002, November 16; Jason Cowley. “You’re as young as you feel”, *Guardian*, 2002, November 16; Julie Myerson. “Nobody reads ‘em’”, *Daily Telegraph*, 2002, November 16; 王进: 哈尼夫·库雷西小说《身体》的叙述声音和身份隐喻,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 2014 年第 2 期: 第 81-90 页等。

两个类型：其一是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与认同过程”；其二是对“内心世界”的建构与调整过程”（Marcus 32）。因此，随着年龄的增长与经历的累积，正常情况下的成年人的知识与经验体系理应日趋丰富和完善，其精神与心态状况也应日臻平和与淡然。按理说，通过自己数十年的努力奋斗，现年六十五岁的亚当，人生发展已经达到高峰期间，成长过程也已到达成熟阶段：他早已成为在业界小有名气的剧作家，妻子长期从事收入丰厚的咨询顾问的体面职业，一双儿女分别从事自己感兴趣的医生和电影编辑工作。或者借用他本人的话来说，“我想我这辈子算是有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啦”（库雷西 4）。然而，在美满人生的光鲜外表之下，他本人的成长叙事却是明显纠结于对身体衰老的各种敏感，以及对心理失衡的各种焦虑。

正如亚当自己坦言，“在刚过五十的头几年里，我原先对自己身体的自恋自豪感开始慢慢消失了”（库雷西 38）。虽然他的身体并没有出现任何明显的健康问题，但是亚当的自我描述却是充满着年龄增长的失落和无奈，以及对成长落差的夸大其辞。按照他本人的说法，亚当特别敏感的是那些线条健硕、修饰仔细、耳朵穿孔、身体刺青、毛发鲜艳的时尚年轻人。相比之下，他自己却日渐不满于自己眼皮水肿、身体枯瘪、肚子圆胀、青筋暴露、耳聋背疼，并且长期饱受痔疮、溃疡和白内障的病痛折磨。亚当的健康状况不至如此，让他痛恨之极的或许只是“这具半死不活的老皮囊”，以及“半老头子的举棋不定踌躇不快的心情”（库雷西 3, 6）。亚当对于身体衰老的落差心理同样延伸到社交错位的失衡心态。与圈内那些熟悉流行时尚、咄咄逼人的后生们相比，事业有成且阅历丰富的亚当却感觉自己清静无欲的生活状态明显格格不入，生老病死的沉重话题尤为无所适从。对于这种作为成长悖论的衰老叙事，赫拉切尔认为，成长过程涉及到“发展、成熟与衰老的生理和心理双重结构”，伴随着对“顿悟、转变、修炼与救赎的构想与叙述”（Horlacher 2）。作为成长过程的不同维度，生理和心理的衰老问题明显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与救赎途径。两者看似彼此独立，实则相互影响：身体衰老对心理转变具有正向的推动作用，心态变化对身体衰老则具有逆向的延缓影响。然而，亚当显然没有意识到衰老问题的二元属性，也没有反思和构想对失衡心理的任何救赎，反而直接将其归结到自我臆想的健康焦虑，并且断言“我的问题就是我自己，我的生活是我的困境”（库雷西 6）。

诚然，衰老是人生成长不可逆转的时间维度，也是身体和心理不可避免的生命体验。从成长叙事的分析视角来看，衰老是单向度的线性叙事结构，其个体与集体经验受制于对人生的生命预期与生活理念。正如哈特恩指出，“对人生或生命界定方式的嬗变，影响到对衰老与老年的体验方式与叙述模式的转型”（Hartung 1）。对亚当来说，其成长悖论在于从生理上无法回避衰老的成长方式及其时间维度，对自己的身体机能与健康问题充满焦虑，同时却又在心理上拒绝接受生命的反思方式及其救赎可能，以至于对人生意义

与价值问题满怀疑虑。当获知可以通过换身手术延缓衰老，处于衰老心理危机的亚当，旋即陷入的是一种哈姆莱特式的行动焦虑：一方面，他觉得自己不愿去搭理这个几乎癫狂的做法，但是又舍不得断然拒绝；另一方面，他认为自己不会接受这样几乎无理的提议，却又忍不住的跃跃欲试。做还是不做换身手术？这个问题不仅关涉到无法感知的生命体验，也会催生出无法预料的伦理困境。然而，亚当显然没有意识到衰老作为成长悖论的双重属性，没有从身体与心理两方面对这次“冒险活动”进行自我反省式的利弊权衡和伦理考量。对此，正如他本人坦言：“这一次，我的担忧变了方向，不仅担忧死亡，而且还担忧从死亡里诞生出来的会是什么新的生命”（库雷西 36）。面对衰老问题的现实威胁，亚当急于通过换身手术摆脱衰老困境而获得的全新生命体验，任何理性的伦理考量已经成为不务之需。然而，就作为成长悖论的衰老叙事而言，亚当的换身事件在身体层面表现出对生命必然性的解构想象，在心理层面则体现为对人生可能性的伦理选择。

二、作为伦理结的换身叙事

如果说亚当的衰老叙事反映出的是身体与心理二元对立的成长悖论，那么他的换身叙事在象征意义上实际上是一个“重返青春”的反成长过程。身体层面的感性冲动，推动亚当决定采用换身手术以摆脱旧躯壳的限制；心理层面的理性意志，却又牵制他重新思考换身举动并斟酌新身体的可能。在换身问题上后知后觉的亚当，直到手术现场才发现自己即将面临的实际上是灵肉错位的伦理空白。正如换身手术的外科大夫坦言：“这个领域里的思考尚待完成，就像人工流产、基因工程、克隆、器官移植，以及其他医学进展方面的问题，人们曾经对此争论不休”（库雷西 29）。换身手术涉及到的不仅仅是通过移植器官和延长生命的医学问题，而且牵涉到的是身心分离与违反自然的伦理问题。对于换身之后的亚当来说，他本人需要面对的显然不只在原身与新身之间的身份选择，而且包括在前生与现世之间的伦理选择。就伦理选择的标准而言，自我法则以个体经验为中心，依靠伦理主体的主观判断，改造感性层面的自我认知；自然法则则以存在经验为标准，强调伦理主体的客观存在，呈现理性层面的社会认同。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人们对未知领域的思考和争论总是聚焦于自我法则的权衡利弊，往往却对自然法则缺乏必要的风险评估。以自我法则为伦理立场，亚当相信自己可以通过换身手术，理所当然的将衰老不堪的身体打发掉，“就像身体是一个令我难堪的、再也不想提及的朋友”，与此同时却可以将自我意识植入新身体，就像“它侨居客地了”（库雷西 39 页）。

然而，回到自然法则的伦理现场，我们可以发现亚当的自我法则实际上只是作为其伦理立场的逻辑结果。或许，真正让亚当纠结的不是在前身与新身之间的换身移植，反而是在前生与后世之间的命运转移。他一方面是极度

渴望“脱胎换骨”，另一方面却又特别惧怕“转生来世”(库雷西 27, 35)。表面上看，亚当本人是在权衡一个“违背自我”的换身决定，实际上却是在斟酌一种“违反自然”的伦理选择。正如聂珍钊先生指出，“在伦理选择的过程中，由人性和兽性因子组合而成的斯芬克斯因子通过理性意志、自由意志和非理性意志之间的伦理冲突，既决定着人类的伦理选择在社会历史和个性发展中的价值，也决定着文学作品的基本内容和表现形式”(《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 49)）。应该说，伦理选择的基础是伦理立场的自我法则，伦理冲突的前提则是伦理现场的自然法则。对于伦理主体的亚当来说，作为伦理现场的自然法则表现有二：其一是作为理性意志的人性因子，其二是作为非理性意志的兽性因子。面对灵肉错位的伦理空白，作为伦理立场的自我法则原因同样有二：其一是出于对衰老的焦虑，以至于他坦言“我被击中要害，因为我贪恋虚荣，害怕衰老害怕死亡”；其二是出于对未知的欲望，甚至于他幻想“套了新皮囊的我所能做的事情”(库雷西 28, 55)。因此，亚当的换身叙事交织的不仅是旧躯壳到新身体的伦理选择，而且是在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之间的伦理冲突。

在换身之前，亚当的斯芬克斯因子直接表现为其自我法则的伦理立场与选择；在换身之后，它必须承受的则是对自然法则的伦理体验与认知。亚当需要应对的是身体与灵魂的错位关系。换身手术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可以在原身与新身的两具躯壳之间自由转换，反而是不断遭遇在灵魂与身体之间的伦理冲突。首先，亚当发现换身手术消解了自我的身体。正如他坦言，“如果说躯体是心灵的画像，那么他的躯体便是一副地图，描绘的是一个不存在的地方”(库雷西 24)。当亚当的大脑被移植出原身体之外，原本属于他的身体变成了一具已经被报废的旧躯壳，但是他换身获取的新身体实际上同样是作为别人报废过的旧身体，因此很难说哪一具身体是真正属于亚当本人。其次，亚当也发现换身手术消除了自我的意识。当亚当的大脑被移植到新身体之内，原本属于他的自我也就失去了“原装或者天然的意识”，但是他的身体却仍然遗留着别人大脑的残缺意识，因此很难讲哪一种意识是真正属于亚当自我。消解自我身体之后的伦理立场，让亚当感慨自己的新身体已经成为“一个会走路的实验室，一个试验”；消除自我意识之后的伦理体验，则让他又感叹自己的旧自我“已经超越了善与恶”(库雷西 52)。亚当的换身手术仅仅解决了从旧躯壳到新容器的身体移植，却没有完成从旧意识到新自我的心理重建。其结果，即使换身后的亚当已经获得新身体的崭新体验，但是却并未获得过新自我的全新生活，以至于他恍然发现“变了一回新身倒把生活变成了一个无法抉择的困境了”(库雷西 82)。选择以新身体为伦理立场，却又坚持旧自我的伦理认知，灵肉错位的伦理悖论造成亚当斯芬克斯因子的伦理冲突，也构成了他本人换身叙事的伦理困境。新旧身体的伦理选择建构起的是作为伦理结的换身叙事，新旧自我的伦理冲突呈现出的则是作为伦理

线的身份困境。

三、作为伦理线的身份困境

从斯芬克斯因子的伦理冲突来看，亚当的伦理困境表面上是源自新旧驱壳之间的身体交换，实际上却是涉及到新旧自我之间的身份选择。对此，苏西·托马斯认为，“小说《身体》引发的是一种对于身份与原真的哲理探讨，这种讨论在虚假与自然相互混淆的后现代仿像文化当中日渐必要” (Susie 161)。做完换身手术之后的亚当，首先需要面对的就是在真实与虚假之间的身体与身份问题。在身体层面，他名义上可以选择新旧两具身体，但是实际上却没有获得任何属于新身体的主体观念；在身份层面上，他名义上拥有着作为原身（前生）的亚当、作为现身（现世）的里奥，以及作为前身（前世）的马克这三重身份，但是实际上却没有形成任何属于新身份的自我意识。正如亚当本人坦言，他自己已经陷入了身体错位与身份错乱的双重困境，“研究身份的理论家要为这事情伤脑筋了”（库雷西 52）。针对身体与身份的建构问题，朱迪斯·巴特勒认为两者的主体维度决定了它们自身的表演性属性（performativity），并且指出“表演性的问题实质上是重新强调或重复人们得以建构的各种规范” (Butler x)。换句话说，身体或者身份虽然具有主体认同与自我建构的各种表演空间，但是它们在本质上却是在重复和强化以往自我意识与内在规范。然而，对于亚当本人来说，换身之后的当务之急不是适时反思前身或前世的自我意识，而是极力体验新身与现世的表演空间。正如他继续为自己的换身行为进行自我辩护，“我对新身最缺的是探讨的机会，探讨成为新身的意义，因为有探讨才会恰当地思考这件事情”（库雷西 68）。因此，伴随着亚当对新身体的体验和探索进程，作为伦理结的换身叙事并未妥善解决，反而是进一步贯穿并延伸到作为伦理线的身份困惑。

对于新身体的三重身份，亚当的自我分析援引的是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他认为自己原身（前生）的亚当流露出受道德良知支配的“超我”，前身（前世）的马克呈现出作为潜意识欲望的“本我”，现身（现世）的里奥则代表着作为现实生活经验的“自我”；对于新自我的三重属性，亚当借鉴的是拉康的镜像理论，他强调新自我的真实界在于前身马克作为新身体驱壳的现实条件，想象界在于原身（前生）亚当作为自我意识的欲望空间，象征界则在于现身（现世）里奥作为身体错位的主体重建。无论是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论，还是拉康的镜像理论说，身体总是作为各种自我、欲望和镜像的矛盾载体，在想象界的主体欲望总是遭遇到在真实界的现实边界，并且伴随在象征界的自我缺失。亚当的换身叙事显然混淆了“自我身体”和“身份自我”的本质区别，一方面以身体的自我欲望遮蔽和置换身份的自我意识，另一方面以新身体的伦理立场掩盖和搁置新自我的身份诉求。这种身体与身份的错位问题，造成的尴尬境地主要有三。其一、拥有马克的身体驱壳，亚

当已经不能恢复自己习以为常的作为亚当的前身生活；其二、具有亚当的自我意识，他已经不能回到自己毫不知情的作为马克的前世生活；其三、携带里奥的身份证件，他却不能理解自己无法想象的作为里奥的现世生活。身体的错位关系呈现“自我身体”的表演空间，身份的错乱关系关涉“身份自我”的主体建构。亚当本人对新身体的充满各种主体欲望，但是在此之后潜伏的只有他原身体的自我意识，因此在新身体和旧自我之间的错位关系当中不可避免的是“新自我缺失的身份困惑”（王进 88）。

亚当的自我意识表面上体现为新旧自我之间的身份选择，实际上却是伦理身份及其伦理关系的认同立场。正如聂珍钊先生指出，“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并且“在众多文学文本里，伦理线、伦理结、伦理禁忌等都同伦理身份联系在一起”（“文学伦理学批评” 21）。对于亚当来说，新旧身体的错位关系导致自我意识的伦理冲突，新旧身份的混乱关系则又造成身份消解的伦理禁忌。他对伦理身份的自我建构既包括对新身体之愉悦的体验和探索过程，同时包括对旧自我之困惑的搁置和放逐过程。在亚当的寻根之旅，明显出现四类的引路人形象：作为旧身体的同情者，男艺人拉尔夫策动引荐亚当抛弃旧皮囊、拥抱新躯壳；作为新身体的仰慕者，女强人派翠西娅持续激发他的新生欲望、尽享新生活；作为旧自我的知己者，女诗人阿丽霞不断唤醒他的自我意识、回归旧自我；作为原身份的知情者，男商人马提则意图猎取他的新身体、终结新身份。与亚当对新身体的自我分析有所不同，他的伦理身份实际上是始终受制于新身体与旧自我之间的伦理冲突，以及身体欲望与自我意识之间的身份困惑。因此，作为伦理结的换身事件、作为伦理线的身份困境，以及作为伦理禁忌的身份错乱，归根截底是源自亚当本人对伦理立场的自我搁置、对伦理身份的自我消解，以及对伦理关系的自我混淆。换句话说，伦理身份的始终缺席既是亚当身份困境作为伦理冲突的直接表现，也是造成其换身叙事作为伦理悲剧的根本原因。

四、老年叙事的伦理建构

从换身事件的伦理分析来看，亚当在身体层面扭转的是其衰老叙事的成长进程，在身份层面终止的则是其老年叙事的伦理建构。一般来说，作为“成长小说情节发展的内生动力”，“认知发展对于成长小说，不仅具有内容上的建构性，同时还具有结构上的建构性”（芮渝萍 279）。然而，与成长叙事的认知发展不同，亚当换身叙事的反成长模式不但体现为在新旧身体之间的成长困境，而且呈现出在新旧意识之间的成长悖论。对于他本人来说，这种身体与身份的错位发展本质上就是“新瓶装旧酒”的过度包装，因此身体层面的“重返青春”，并未推动身份层面的“老树开花”，反而造成自我意识的“进退两难”。按照亚当自己的说法，“我其实只是一具躯壳，一具有求知欲

的躯壳”(库雷西 42)。或许,正如安妮·戴维斯·巴斯汀指出,老年叙事面向的是“相对化的主体性”,因此其叙事焦点在于考察“成长/衰老作为社会建构、生理与情感的经验,以及不同年龄段的人共有的重要阶段的人生过程”(Basting 259)。与青少年叙事对身体景观的自信和张扬有所不同,老年叙事更加侧重对身体衰老的自省和反思。如果说青少年叙事的成长过程一般包括身体发展与心智成熟的两个方面,那么老年叙事的成长经历主要呈现出认知发展与伦理建构的两种范式。对于亚当来说,身体衰老的成长经验既是其认知发展的叙事基点,也是其伦理建构的实践基础。他的换身事件消解了老年叙事围绕衰老/成长的成长范式,其灵肉错位的成长悖论实际上呈现出的是身体/身份的伦理悖论。

就作为伦理结的换身叙事来看,灵肉错位的成长悖论直接表现为亚当基于新躯壳的新自我始终未获塑型;就作为伦理线的身份困境来看,身体/身份的伦理悖论主要呈现出他本人基于旧自我的新身份始终未被认同。围绕伦理事件的历史分析,聂珍钊先生强调:“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进入文学的伦理环境或伦理语境中,站在当时的伦理立场上解读和阐释文学作品,寻找文学产生的客观伦理原因并解释其何以成立,分析作品中导致社会事件和影响人物命运的伦理因素,用伦理的观点对事件、人物、文学问题等给以解释,并从历史的角度作出道德评价”(“文学伦理学批评”14)。就文学伦理学批评而言,历史的伦理现场主要表现为文学世界与作者世界这两个层面的叙事空间。首先,回到文学世界的伦理现场,亚当看重的表面上是身体交换的新身,实际上是身份重构的新生。他的换身叙事呈现的是身体寓言的伦理结构,以及身份认同的隐喻空间。按照医生的建议,在手术之前可供亚当选择的新躯壳包括不同性别、人种、体形、发色和肤色等多种外形,他尽可选择任何一具身体躯壳,并以此获取相应身份的社会认知与伦理经验。因此,租用躯壳的身体寓言反映的是多元文化的身份消解问题,放逐自我的身份隐喻呈现的则是身体/身份的伦理悖论问题。正是处于换身叙事的伦理现场,亚当在自我觉醒之后深切感受到,“那里没有真实世界,只有太多的焦虑”(库雷西 146)。换句话说,身体是身份认同的单行道,换身之后的亚当再无可能回到作为自我意识之寄托的原身体,也不可能重构作为身份认同之基础的新自我,他或许永远只能承受自我放逐的身份困境和伦理悲剧。

回到库雷西小说创作的伦理现场,我们可以发现亚当的换身叙事最终指向身份隐喻的伦理建构。正如拉纳辛哈指出,“《身体》对于亚当虚幻青春的描述延续的是库雷西的身份表演观念”(Ranasinha 69)。亚当的身份隐喻与库雷西的南亚族裔经验不无干系。其父在英属印巴分治之前留学移民,来到英伦他乡并与当地白人女子通婚生子,终其一生没有回到魂牵梦绕的衣袍之地。与亚当的换身手术相似,移民行为意味着放弃旧躯壳、拥抱新身体的成长过程,但是同样也无法避免旧自我与新身份的认同危机。作为第二代移民作家,

库雷西深谙移民群体的身份困境，往往具有独到的见解。与多数移民作家强调混杂身份的双重属性不同，他更为关注移民身份对自我意识的双重疏离，更加倾向身体寓言与身份隐喻的伦理叙事。从身体寓言的伦理结构来看，衰老叙事象征着移民主体对原生活的厌倦与焦虑，换身事件则意味着其对原身份的取舍与转换；从身份隐喻的伦理空间来看，身份困惑表现出自我意识对原身份的错位与疏离；伦理悖论则呈现其对新身份的消解与放逐。身份僭越的最终结果不是文化身份的自我放纵，而是伦理身份的自我觉醒：“我是大地上一个陌路人，一个一无所有的、什么也不是的、没有归宿的孤独者。在永生的梦魇里，作为惩罚，得重新开始人生”（库雷西 172）。对于库雷西来说，以老年叙事作为成长主题、以伦理建构作为成长范式，其根本目的在于强调移民生活不仅是一个认知发展的成长轨迹，而且更多的是作为伦理身份的完善和成熟过程。以文学伦理学批评为范式，回到小说《身体》的两种伦理现场，分析和探讨老年叙事的伦理建构，可以揭示出换身事件作为伦理选择的反 / 成长主题，以及身份困境作为伦理悖论的反 / 移民叙事。

【 Works Cited 】

- Basting, Anne Davis. "Performance Studies and Age." *Handbook of the Humanities and Aging*. Eds. Thomas R. Cole, et al. New York: Springer, 2000: 258-271.
- Butler, Judith. *Bodies That Matters*.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 Hartung, Heike. *Ageing, Gender and Illness in Anglophone Literature*. London: Routledge, 2016.
- Horlacher, Rebekka. *The Educated Subject and the German Concept of Bildung*. London: Routledge, 2016.
- 哈尼夫·库雷西：《身体》，卢肖慧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 年。
- [Kureishi, Hanif. *The Body and Other Seven Stories*. Trans. Lu Xiaohui.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2008.]
- Mordecai Marcus. "What is an Initiation Story?" *The Young Man in American Literature: The Initiation Theme*. Ed. William Coyle. New York: The Odyssey Press, 1969.
-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1（2010）：12-22。
-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ts Fundaments and Term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 (2010):12-22.]
- 一：《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
- [—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Ethical Criticism*. Beijing: Beijing U P, 2014.]
- Ranasinha, Ruvani. "Review of The Body and Seven Stories." *Wasafiri* (Summer, 2003): 69.
- 芮渝萍，范谊：《成长的风景 - 当代美国成长小说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年。
- [Rui, Yuping, Fan, Yi. *Visions of Adolescent Growth: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Initiation Storie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2.]

Susie, Thomas (eds.). *Hanif Kureishi*, Hampshire: Palgrave, 2005.

王进: “哈尼夫·库雷西小说《身体》的叙述声音和身份隐喻”,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 (2014): 81-90。

[Wang, Jin. “The Narrative Voice and Identity Metaphor in Hanif Kureishi’s Novel *Body*.”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2 (2014) : 81-90.]

责任编辑: 柏灵